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四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儲夏書

藝文類聚卷四十九　　唐　歐陽詢　撰

職官部五　太常　衛尉　太僕　廷尉　鴻臚　司農　將作　光禄大夫　太子詹事　太子中庶子　太子舍人

太常

尚書曰伯夷秩宗典朕三禮

周官曰春官宗伯掌天地神祇

漢書曰太常秦官掌宗廟禮儀

漢官典職曰惠帝改太常為奉常景帝復太常蓋周官宗伯也

漢書解詁曰太常掌社稷郊畤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

衛宏古文官書曰太常主導贊助祭皆平冕七旒玄上纁下畫華蟲七章漢陵屬三輔太常月一行

史記曰叔孫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言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曰叔孫生聖人也知

當世務

漢書曰武帝元鼎二年廣安侯任越人為太常坐廟酒酴論又曰武帝元封四年鄼侯蕭壽成為太常坐犧牲不如令論又曰孝武帝元朔元年孔臧為太常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絶免

續漢書曰太常卿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賞罰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

華嶠後漢書曰劉愷為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為

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東觀漢記曰桓榮為太常上幸太常府榮東面坐設几
會賓子郁以明經復為太常
應劭漢官儀曰周澤為太常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被病
闚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掾史爭之不聽遂收送詔
獄并自劾謝論者譏其激發不實又謗曰居世不諧為
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
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

益部耆舊傳曰趙典為太常雖身處上卿而布被瓦器

齊職儀曰太常卿一人品第三秩中二千石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王朗云西京太常行陵赤車千乘

賛晉潘岳故太常任府君畫贊曰堂堂我君鑒象開慶逸德宣猷含真履素味道無悶守終純固弓輿爰集撫翼清舉翰飛公庭龍升天路初掌萬國流化千里遂管秘籍辯章舊史入登常伯出作卿士外內惟允庶績咸

理中節日新令問不已濟濟儒林翼翼國子

晉孫綽太常碑賛曰海岱協靈育此多士峩峩君侯東國之紀金德發耀英風劭起文齊游夏行儔魯史有邈其升令問不已人亦有言德崇譽髙束帛既言旌節仍抬儀刑朝堂流風丹霄将振華衮永焕皇朝上帝靡監曾不遐齡衛霍頹鎮哲人其傾邦國殄瘁搢紳喪情仰拜髙範永播休聲

箴漢揚雄太常箴曰翼翼太常寔為宗伯穆穆靈祇寢

廟奕奕稱扶元祀班于羣神我祀既祇我粢孔蠲匪徳匪忒公尸攸宜無曰我材輕身恃箠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之麥魚秦殞望夷隱斃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墓誌梁元帝太常卿陸倕墓誌銘曰如金有礦如竹有筠體二方擬知十可鄰兩升鳳詔三侍龍樓南皮朝宴西園夜遊詞峯飈竪逸氣雲浮日往月來暑流寒襲東燿方遠北芒已及墜露曉團悲風暮急

梁沈約太常卿任昉墓誌銘曰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心

為學府辭同錦肆含華振藻鬱焉高致川谿望歸岩阿待闕幽光忽斷窮燈黯滅爾有令問蘭薰無絶

表梁陸倕為王光禄轉太常讓表曰昔者楚德方盛孫叔濯衣漢道克隆王陽結綬故拜命無辭受爵不讓況宗卿清重歷選所難漢晉以降莫非素範辭爵則桓郁張奮讓封則丁鴻劉愷瀋尼之文雅深純華表之從容退默自此迄兹風流繼軌以臣況之曾無等級

陳沈炯為周弘讓太常表曰臣聞玉為彫楹不數材於

蟠木丹成繡黼豈襲冕於蘿辟何則適用各有所宜朝野不可一指叔孫之分定禮儀倍資典實刁協之躬為唱引豈易其儀賓主闕對封禪失儀責以司存云誰之咎況南史執簡轉見違才君舉必書尤輕妄冒

傳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曰恥一物之不知惜寸陰之徒靡下帷閉户投斧懸梁雖玄晏書淫文勝經溢康成之忽忘所往公叔之顛墜硎岸無以異也若夫天才卓爾動稱絶妙辭賦極其清深筆記尤盡典實若

聞金石似注河海少孺速而未工長卿工而未速孟堅
辭不逮理平子意不及文孔璋傷於健仲宣病於弱其
有集論尚書窮文質之敏駐馬停信極亹亹之功莫尚
於斯焉君職等曹張聲高左陸時乃高闢雪宮廣開雲
殿秋窻春户冬燠夏清九醖斯浮百羞竝薦雲銷月朗
聿兹遊客朋來旅見辭人才子辯囿學林莫不含毫咀
思爭高競敏乃整袂端襟翰飛紙落豪人貴仕先達後
進莫不心服貌慚神氣將索顧余不敏側夫君子之末

可稱冥契是為神交二三君子唯以從游日暮亭號昭仁庶予雲咫尺康成斯在借此嘉言將無絶乎千載

衛尉

漢書曰衛尉秦官掌宫門衛屯兵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

漢官觧詁曰衛尉主宫闕之内衛寺於垣下為廬各有員部凡居宫中者皆施籍於掖門案其姓名若有醫巫僦人當入者本官長吏為封啓傳審其印信然後内之人

未定又有籍皆復有符符用木長二寸以當所屬官兩字為鐵印亦太卿炙符當出入者案籍畢復齒符乃引內之也其有官位得出入者令執御之官傳呼前後以相通從昏至晨分部行夜夜有行者輒前曰誰誰若此不解終歲更始所以重慎宿衛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二十三年太尉鮑昱兼衛尉永元二年司徒丁鴻兼衛尉

魏志曰辛毗為衛尉清貧與徐邈胡質皆憂國忘私不

營產業賜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又曰田豫為并州刺史徵為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引疾拜太中大夫

沈約宋書曰南郡王義宣子恢為侍中領衛尉晉氏過江不置衛尉世祖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自恢始也

箴漢揚雄衛尉箴曰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為防禦重垠累垓以難不律闕為城衛以待暴卒國有

以固民有以內各保其守永修不敗

碑後漢孔融衛尉張儉碑銘曰其先張仲實以孝友左右周室晉主夏盟而張老延君譽於四方君稟乾綱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軌氷潔淵清介然特立雖史魚之勵操叔向之正色未足比焉中常侍同郡侯覽專權王命豺虎肆虐威震天下君以西都督郵上覽禍亂凶國之罪鞠沒贓姦以巨萬計俄而制書案驗部黨君為覽所陷亦章名捕逐當世英雄受命殞身以籍濟君厄者蓋

數十人故克免斯艱旋宅舊宇衆庶懷其德王公慕其聲州宰爭命辟大將軍幕府公車特就家拜少府皆不就也復以衛尉徵明詔嚴切勑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銘曰桓桓我君應天淑靈皓素其質允迪忠貞肆志直道進不為榮赴戟驕臣發如震霆凌剛摧堅視危如寧

太僕

漢書百官表曰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廄未央廄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

監長丞又邉郡六牧師苑令各三丞又牧槖昆蹄令丞皆屬馬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挏馬注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

文類曰所主搃挏雜合非上選所别異之馬也挏音洞主乳馬㪷革為夾兠受數升盛馬乳挏取其上肥因名挏馬今梁州亦名馬酪為馬酒

漢舊儀曰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邉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擇取給六廐牛羊

無數以給犧牲
漢書曰夏侯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世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與東牟侯入清宮以天子駕迎代王共立文帝後為太僕
東觀漢記曰祭彤字次孫旅力過人嘗貫三百斤弓入為太僕從至魯明帝指子路室曰此太僕室也
續漢書曰趙岐字臺卿獻帝以為太僕持節安慰天下
王隱晉書曰武帝以羊琇為太僕卿遜位加特進

晉諸公贊曰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是以廐馬充多其後征吳得以濟事

帝王世紀曰穆王即位命伯冏為太僕今尚書君牙伯冏二篇是也

箴漢揚雄太僕箴曰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廵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失廐多肥馬野有餓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皁

誄晉傅玄永寧太僕龎侯誄曰烝烝孝敬行著閨庭如

蘭之芳如金之貞在亂不回處暗斯明仁象春日威配
秋霜慈恩雨施惠化風揚嘉善獻親疾惡若讎品定人
倫清濁異流將繼四祖世據削定天假其年主優其禄
等勲伊吕比壽東嶽

廷尉

韋昭辯釋名曰廷尉縣尉皆古官也尉以尉民心也
尚書曰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宼賊姦宄汝作士
文子曰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

韓詩外傳曰晉文公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廷尉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遂伏劒死

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廷尉又曰下邽翟公為廷尉賔客填門及罷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乃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貧一富乃知交態又曰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

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得措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又曰于定國為廷尉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又曰朱博遷廷尉恐為官屬所誣名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

共撰前世决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特以問廷尉得為諸君意覆之正監即共條白博博皆名掾史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又曰文帝初立河間守吴公治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乃徵吴公為廷尉
華嶠後漢書曰河間吴雄以明法律桓帝時自廷尉致位司徒雄子訢孫恭三世為廷尉以法為名家又曰郭躬為廷尉正遷廷尉家世掌法凡郭氏為廷尉者七人
新序曰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公正而好義王使為理於

是廷尉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及於廷尉曰以父成政不孝也不行君法不忠也弛罪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君曰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刎頸而死

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以廷尉皆曹吏強為廷尉以明用達法理超遷非次又曰陳寵為廷尉有疑獄輒手筆作議所活者甚多

魏志曰高文惠明帝時為廷尉時法甚峻而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内射兎收龜付獄文惠表請告者曰廷尉天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

會稽典録曰盛吉拜廷尉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手丹筆夫妻相向垂泣

摯虞新禮議曰故事祀臯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寺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又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臣虞謹按臯陶作士惟明克允國

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祀其神繫者致其祭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禮

晉中興書曰王彪之遷廷尉時揚州刺史殷浩劾永嘉太守謝毅付廷尉彪之執法不受敎詔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云張釋之以來復見斯事

箴漢揚雄廷尉箴曰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兹平民不回不僻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周輕其制秦繁其辜故有國者無云何

謂是刖是劓無云何害是剥是割殷以刑顛秦以酷敗

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鴻臚

韋昭辯釋名曰腹前肥者曰臚此主王侯及蕃國言以京師為心體王侯外國為腹臚以養之也辯云鴻臚本故典客掌禮鴻大也臚陳序也欲大以禮陳序賓客

漢書曰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景帝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

漢雜事曰蕭由為陳留太守入為鴻臚卿不任賓贊乃還官

東觀漢記曰大鴻臚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屬官有治禮員三十七人主齋祠儐贊又有中都官升食以下功次相輔

續漢書曰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并屬焉皇子拜王贊授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四方夷狄封者鴻臚名拜之

魏略曰常林性既清白當入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撾人吏聲不以為可林嘗夜撾吏吏不勝其痛嚾呼嗷嗷其明崔出門與林語曰聞卿為廷尉爾耶林不覺荅曰不也崔曰卿不為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慚笑又曰韓宣明帝時為大鴻臚始南陽韓曁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

襄陽耆舊傳曰習郁為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

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録其前後功封襄陽矦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嶺山為鹿門山

山濤啓事曰鴻臚職主故事前後給之率多不善今當選御史丞刁攸舊人不審於宜爾不

箴漢揚雄大鴻臚箴曰蕩蕩唐虞經通陵極畫為上下該羅百職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鄰

碑漢邯鄲淳鴻臚鍾紀碑銘曰内苞九德外兼百行川深淪於不測瞻智應於無方弘裕足以容衆矜嚴足以正巳然後研幾道藝涉覽文學凡前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悉該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允鍾厥純命世作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巳樂存事親雖庭畝畞天子屢聞

司農

漢書曰治粟内史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

應劭漢官曰大司農古官也唐虞分命羲和四子敬授民時高祖受命懲秦之弊與民休息逮到文景國家無事家給人足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食

史記曰韓信歸漢以為治粟内史

漢書曰武帝天漢元年以桑弘羊為大司農置丞數十部於郡國又曰宣帝地節四年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東觀漢記曰牟融字子優為大司農性明達稱為名卿

又曰高詡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魏志曰梁習為并州二十餘年政治為天下最乃徵拜為大司農

沈約宋書曰大司農卿一人稱棄后稷其職也

齊職儀曰司農卿耕籍則掌其禮儀

箴漢楊雄大司農箴曰厥僚后稷實均實贏有無遷易惟都作程穷施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

一而征爲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盛在農殖李周爛熳而東作不勑膏腴不獲庶物竝荒府藏單虛靡積倉倉

晉張華大司農箴曰在周之季不虔政首弃稷弗修不籍千畒匱神乏祀敗於戎醜啬臣司農敢告左右

墓誌陳江揔司農陳暄墓誌銘曰其文猷猷其筆縱横背碑即誦據馬俄成誹諧見賞調笑忘情兩宫寵官四主恩榮萬事依息一朝追送疇昔命觴文可吟諷今日

酹酒長悲且慟

誄後漢張衡大司農鮑德誄曰昔君烈祖丕顯奕世敬
叔生牙美管交賴至于中葉種德以邁種德伊何去虛
適忽建旄屯留其茂如林降及我君揔角有聲遺蒙萬
穀寵禄斯丁守約勤學克勞其形濬哲之資日就月成
業業學徒童蒙求我舍厥往著去風即雅濟濟京河寔
為西魯昔我南都惟帝舊鄉同于郡國殊於表章命親
如公弁冕鳴璜若惟允之實耀其光導以仁惠教以義

方習射矍相饗老虞庠羌髡作虐艱我西鄰君斯整旅耀武月頻蠢蠢戎虜是愒是震知德者鮮惟君克舉既厭帝心將處台輔命有不永時不我與天實為之孰其能禦股肱或毁何痛如之國喪遺愛如何無思

將作

漢書曰將作秦官掌治宮室

應劭漢官曰世祖中興以謁者領其官章帝建初元年乃置真位次河南尹永元七年大匠應慎上言百郡計

吏觀國之光而舍逆旅﨑嶇私館貢篚之物朽濕曝露昔晉國霸之盟主耳舍諸侯於隷人鄭子産以為大譏況今四海之大而可無乎和帝嘉納之即創業焉

漢書曰將作大匠馬延年勤苦賜秩二千石

漢舊儀曰將作大匠改作少府景帝中元六年更名也

續漢書曰將作大匠掌木土之工并樹桐梓之類列于道側

華嶠漢書曰劉寵拜會稽太守除省煩苛徵為將作大

匠有老叟五六人人齎一百錢送寵寵爲一人受一文

大錢

魏志曰楊阜爲大匠卿治宫室發美女充後庭阜上疏欲省宫人諸不見幸者乃名御府史問後宫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以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

汝南先賢傳曰應仲華爲將作大匠發擿姦伏除藻飾割浮費凡所省息七億餘萬

箴漢揚雄將作大匠箴曰侃侃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瑶臺紂為琁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以仍

光禄大夫

漢書百官表曰光禄勲屬官有大夫掌論議

漢官解詁曰武帝以中大夫為光禄大夫與博士俱以儒雅之選異宫通職周官所謂聨者也温故知新率由舊章皆能分明古今辨舊聞者也

漢官儀曰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不言屬光禄光禄勲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别之

百官表注曰光禄大夫古官也銀章青綬詩云三事大夫莫不夙夜職掌言議毗亮論道獻可替不贊揚德化

漢書曰杜陵王仲翁出入蒼頭廬兒傳呼甚寵又曰元

帝以少傅周堪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務

又曰谷永既為大將軍鳳説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禄大夫

東觀漢記曰張湛為光禄大夫數陳政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輙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魏志曰黄初四年光禄大夫楊彪詔給吏卒門施行馬

樊英别傳曰詔書告南陽太守曰五官中郎將樊英委榮辭禄不降其節今以英為光禄大夫賜歸家所在縣

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
表梁邱遲為柳僕射讓光禄表曰竊聞敬孫以規獻為
職彝品常貴飛翠鳴玉升降禁明臣以痁疾豈伊或忝
匪稱其服終朝三褫近取諸身皎日非喻臣之庸薄久
塵物論假以克壯報効無階而嬰離沉痼日月滋甚聖
朝留簪履之舊愍降帷蓋之餘矜榮不徒行事存寵渥
誄魏陳王曹植光禄大夫荀侯誄曰如氷之清如玉之
潔法而不威和而不褻百僚士庶欷歔霑纓機女投杼

農夫輟耕輪結轍而不轉馬悲鳴而倚衡

太子詹事

漢書百官表曰太子詹事掌皇后太子家丞屬諸官皆屬焉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屬大長秋

應劭漢官曰詹事秦官詹省也給也秩二千石

漢書曰竇嬰乃太后兄子景帝即位為詹事帝母弟梁孝王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酒酣上曰千秋萬歲後傳位於王嬰引巵進上曰天下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

之約也上何得傳王太后因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也又曰孔光父霸宣帝時以經授太子為詹事又曰孝哀元壽元年馬宮為詹事又曰漢文以鄭當時為景帝詹事又曰昭帝元鳯中以韋賢為詹事

王珉荅徐邈書曰詹事彈肅一宮如尚書令中丞矣

晉公卿禮秩曰太始中立詹事掌宮事

齊職儀曰詹事品第三茂陵書秩二千石銀章紫綬局擬尚書令位視領護將軍

沈約宋書曰詹事一人初領宫屬成帝時悉屬少府魏氏更置詹事摠衆職晉初又屬二傅咸寧復置詹事

俗說曰江夷右僕射主上欲用其領詹事語王准卿可覔比例准對曰臣當出外尋訪准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卿已得例未准曰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即謂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

表齊孔稚珪讓詹事表曰太子霞騫青殿日光春宫駕紫谷之英振洛笙之響自非器上白雲韻同明月何以

延芳芝苑捧羽瓊條賓嬰戚貴於西京陸學風素於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舉臣亦何斯而敢忝冒也

梁陸倕除詹事免讓表曰中陽白水徒庇微軀送珥抱薪未聞成績陳席不棄故紉無遺遂宣時髦升降清顯尊官厚秩無因而至陋巷華門鬱成爽塏儲端華重賓異恒司南章馬宮已擇儒雅賓嬰許商爰取姻戚自兹已降名器日隆歷選才賢若何叨越也

陳江揔謝宮為製讓詹事表曰如攀珠樹徒仰照匣之

輝若踐玉田不知照廡之價芙蓉之水亟奉北園迷迭之文屬陪南館久降嚧枯之旨許賜凌雲之筆清夜讌斯謂言善戲黄金然諾竝遂殊寵年齊栢寢豈報恩榮

紙盤蘭臺未書悚戴

啓陳江摠除詹事謝宫啟曰庇身修德濫迹端形陳蘿故葛攀附不涯觧角蜕鱗超踰非次方辭璽會覲收渥澤

太子中庶子

漢書百官表曰太子中庶子如侍中又曰太子太傅屬官有庶子又曰王商涿郡人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

環濟要畧曰庶子謂官中諸吏之適子及支庶在版籍者也行其秩叙作其徒役授八次八舍之職以徼候

漢書曰歐陽地餘為中庶子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遷侍中

魏志曰鮑勛為中庶子又曰王昶字文舒為中庶子

文章敘曰應貞晉室為中庶子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曰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以侍接左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檢六人想悉在尊意必允衆望也

晉中興書曰温嶠拜中庶子在東宮甚見嘉寵僚屬莫與為比數規諫諷議又獻侍臣箴甚有補益太子時起西池樓觀頗多勞費嶠口疏切諫太子納焉

沈約宋書曰中庶子漢置古者世禄卿大夫之子既為副倅謂之國子天子諸侯子必有庶子官以掌教之

墓誌梁簡文帝庶子王規墓誌銘曰玉挺藍田珠潤隋水價重連城聲同垂棘偶應龍之簫影等威鳳之羽儀名理超於荀王博洽侔於終賈稍遷侍中佩玉璽於文昌珥金貂於武帳文雅與綺縠相宣逸氣並雲霞俱遠副君取敬杜夷時廻晉儲之駕追嗟徐幹亦降魏兩之書爰發睿辭為銘云爾七略百家三藏九部成誦其心談天其口勝氣無儔高塵誰偶榮珪掩采靈劒摧鋒宋郊淪鼎洛水沉鍾玄扉不晝幽夜恒冬

太子舍人

漢書曰文帝使晁錯詣伏生受尚書還拜太子舍人

漢雜事曰鄭當時景帝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沐洗常置驛馬長安請諸賓容夜以繼日常恐不徧

魏畧曰張茂上便宜擢為太子舍人

山濤啓事曰臣近舉氾源為太子舍人源見稱有德素久沉滯舉為大臣欲以慰後聞之士

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盧浮髙朗經傳

有美於華起家為太子舍人

墓誌梁簡文帝太子舍人蕭特墓誌銘曰威鳳五色朝陽千仞孫枝發響將雛流韻馥哉若蘭頌矣懷瑾瑾既誕子恒乃懽眉銀鉤之巧重世遹儁況此臨池蟬輕露潤丹旐輕飛哀歌徐引壠水春帷山雲晚陣

藝文類聚卷四十九

藝文類聚卷五十　　　唐　歐陽詢　撰

職官部六　刺史　尹　太守　令長

刺史

漢書曰武帝時田叔以壯勇舉刺三河奏事稱意又云王尊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

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習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如神五六百人皆罷去吏驚不意博臨事乃至於此又曰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宫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畒五穀美惡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有數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曰聞

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若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須期乃往又曰周舉爲幷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又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賑饑民民歌之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

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又曰种暠為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並貢前刺史卒後遂絶暠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黄金為文蛇以獻梁兾暠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兾由是銜怒

東觀漢記曰李珣為兖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布被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有功後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

蓋朱旗騎馬殷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謝承後漢書曰王閎遷冀州刺史閎性剋不發私書不
交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又曰李壽爲青州刺史
發璽書於本縣傳舍乘法駕騑驂朱軒就路奏免
四郡相百城怖懼悉豫棄官又曰先時交趾屯兵
反有司舉賈琮爲刺史即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
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
敢飯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驂駕垂赤帷裳迎

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又曰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輙注東海金鄉祝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駟不往二縣獨不雨老父干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又曰巴祗為揚州刺史幘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滲曝用之處瞑暗之中不燃官燭

華陽國志曰趙琰為青州刺史有貴要屬託琰於廳事

前置大器水發書投置水中無有所報又曰郭賀為荆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明帝到南陽巡狩賜三公服去襜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三輔決録曰蘇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案得其奸贓乃設酒接以温顔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又曰韋康代父為涼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官時人榮之

魏志云劉馥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貢獻相繼數年恩化大行

晉陽秋曰胡質為荆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荆州定省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匹為道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禄之餘故以為汝糧爾晉武帝問威曰卿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為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不知之

魏志曰徐邈爲涼州刺史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勳也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又曰陳泰爲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付還之又曰張既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又曰賈逵爲豫州刺史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

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

魏略曰裴潛為兖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去留以挂壁

王隱晉書曰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怊懏以禮懷遠以德吳人悅服稱為羊公又曰山濤轉為兾州刺史自濤居州甄抜隱屈搜求賢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兾州之士於是為盛又曰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南土美而謡之曰後世無叛有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又曰陶侃為都督荆雍益梁四州諸軍

事是時荆州大饑百姓多餓死侃至秋熟輒糴至饑復減價糶之士庶歡悅咸蒙濟頼又曰庾氷為中書監揚州刺史乃心夙夜情存治道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又曰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又曰吳隱之為廣州刺史州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到水所酌而飲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

歃重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曹嘉之晉紀云羊曁為青州刺史曁斗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詩梁元帝後臨荆州詩曰擁旄去京縣褰帷辭未央弱冠從王役從容遊豈張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所冀方留犢行當息飲羊戲蝶時飄粉風花乍落香高欄來蕙氣踈簾度晚光綺錢臨仄宇阿閣繞長廊又示民吏詩曰闕里尚撝謙儒鄉裁知足咨余再分陜少思宜寡

欲霞出浦流紅苔生岸泉綠方令江漢士變爲鄒魯俗
又別荆州吏民詩曰玉節居分陜金貂摠上流麾軍時
舉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洲日華三翼
舸風轉七星斿向解青絲纜將移丹桂舟
梁劉孝綽和湘東王理訟詩曰馮翊亂京兆廣漢欲熏
治豈若兼邦牧朱輪褰素帷淮海封畿地雜俗良在兹
禁姦擿銖兩馭黠震豺貍
碑後漢蔡邕荆州刺史庾侯碑曰君資天地之正氣含

太極之純精明潔鮮於白珪貞操厲乎寒松視鑒出於自然英風發乎天骨事親以孝則行侔於曾閔結交以信則契明於黄石温温然弘裕虚引落落然髙風起世信荆山之良寳靈川之明珠也爰在弱冠英風固以揚於四海矣拜爲荆州刺史仗沖静以臨民施仁義以接物恩惠著於萬里誠信暢於殊俗由是撫亂以治綏擾以静也帝嘉其功錫以車服方將掃除寇逆清一宇宙廓天步之艱難寧陵夷之屯否

晉潘岳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曰君誕保靈和
繼期載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濟
衆鄉黨服其義而搢紳慕其風于時文后歷數在躬相
國幕府實允華夏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成君名器納宇
參軍宏略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懸軍深
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既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因乃
憮然迴慮殿其衆而返雖為法受黜勲庸未崇而天下
伏其勇世主思其忠

晉潘尼益州刺史楊恭侯碑曰君稟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膺弘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為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於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虞疆埸未靜以君先帝所拔懷寶後時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為腹心謀臣而監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熊羆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帷幄其所以進可替

否決疑定策者皆言効於既往而事簡於帝心君再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銘曰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温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流河朔勳著王庭西南未夷俟其是寧上天不惠早世潛靈

北齊邢子才兾州刺史封隆之碑曰公世載儒雅之風家傳鐘鼎之業出三代而克阜歴兩都而轉盛五世祖

游游子孚恥斯鳥獸狹此丘壑濡足焚首念在一匡委質中山並克家闕故巳援墜拯溺大庇生民祖定功業建旆懷藩揚旌冀部耳目相接歌詠獨存父司空孝宣公稟潤玉府承華桂簿望振鷺而齊舉軼歸鴻而竝運以茲一德光事三主七登九伯之重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屬才子莫之與京理歸世祿非因原隰之氣詎待河嶽之靈發純粹而成址稟中和而樹質神體秀異志識閒爽幼體成人弱不好弄同鳳凰之五色非豫

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密勿樞功逶迤衮職貂蟬承弁華藻披衣鳴雙璜於峻陛驅六轡於廣路升華輦以弼一人踐太階而平天下

周王褒故陝州刺史馮章碑曰其先陶唐氏之苗裔堯少子生而手有馮字因以為氏俾侯于魯義等房心之地余與之廣事符河汾之邑使君稟靈河嶽比德璁珩閨門和美譽聖開宗握文命氏濁水北流秦關東徙巖險襟帶山河枕倚陸離組甲從容青紫

周庾信少保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曰本姓慕容燕文帝皝之後也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開國承家始靜遼陽之亂尚書府君改姓豆盧筮仕于魏公資忠履孝藴義懷仁直幹百尋澄波千頃留心職仕愛翫圖籍官曹案牘未嘗煩擁戎馬交馳不妨殊俗兄弟公侯國朝親戚宜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水之譏渭南千畆之竹尚懼盈滿池陽三頃之田常思止足銘曰朝鮮稱國孤竹為君地稱髙柳山名密雲遼陽趙列武遂秦

分寶珪世胄雕戈舊勲名稱實賓言謂身文朝傾地鎮夜落台星石壇承杞豊碑頌靈渭城髙柏昌陵下亭須知地布為讀山銘

墓誌梁王僧孺豫州墓誌曰自姬發系因魏傳緒留路在趙名賢世襲相秦將漢英雄係踵忘寵辱無慍喜靡矜夸慎嗜欲其行軍用武勲合奇正乃治邉御衆威裕兼行常懔懔然以中原為已任或欲十萬而横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尅反舊京飲馬函渭然後髙卧閒帷晤言

空谷思魯連之辭賞慕田疇之高蹈而火傳川逝長塗已迫雖景鍾良史有功必書刻板鏤石宜蕙不朽銘曰高勲藹藹長旌高旆入作爪牙出司襟帶民謡不息王言有會功為上等政稱九最日隆寵秩方登遠大羲轡難留濛水易收秘邜玄户杳杳悠悠

陳徐陵裴使君墓誌銘曰君五音之侯蕙其方牧八陣之圖窮其巧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鮮傾朝飛火箭夜聳雲梯燧象從奔聯狼已合於是厥顔

不撓極咍諸戎罷德高聲肆言羣逆胡夷揔至猶持子
路之纓鋒刃相交終苟温生之節每以財輕禦鐸義重
嵩衡割宅字貧友之孤開門延故人之殯篤好朋遊居
常滿席每至鮮雲藹藹披王安之衣明月團團似班姬
之扇日帶花以如笑風鳴條而若歌傍列絲桐對揚文
酒一石之後逾能斷獄五斗之量猶未觧酲嗟乎潘岳
之詩致哀周窋莊公之誄用愍縣賁
陳江揔廣州刺史歐陽頠墓誌曰公家習尚書少府儒

高於漢㣲世居渤海太守文重乎晉原中原喪亂避地南徙公孝敬純深友悌敦睦家積遺財並讓諸季惠賙同壞公含章內映遠識沈通室嗜欲謹言行資貞幹事廉隅梁室不造凶羯憑陵公被鋭執兊有志匡復梁孝元帝授散騎常侍東衡州刺史始興縣侯而犬戎弑逆宗社播遷陳纂揖讓攸歸高祖恩加帷舊横使持節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進為開府儀同三司山陽郡公進號征南將軍加鼓吹一部巫山遠曲喧

騎吹於日南芳樹清音肅軍容於海截追贈車騎將軍
司空公涉獵六經優游百氏寬徭省賦化百越之歸心
撫寒投醪感三軍之死力在室如賓寧慚屋漏不貪為
寶每畏人知敍青無兼兩之疑薏苡豈懷珠之謗如羊
如粟不改夷齊之心遺慶遺風方留豹産之德
表魏武帝領兖州牧表曰入司兵校出摠符任臣以累
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誅
雖戮夷覆亡不暇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以偽假

實條不勝華竊感譏誚葢以惟谷

梁簡文帝為武陵王讓揚州表曰臣延首青冥傾心紫府言非東里誠譬北辰而滔滔雲漢不被需然之澤鬱鬱仙居方隔下臣之奏周任量力請固所陳明主理奪伏冀照許臣聞縶風捕影涉求之路靡階玉馬金舟過遠之資無託

南康王會理讓湘州表曰絲言自天而忽委玉刻披雲而下墜浮舟千仞呂梁之惕已深摠轡萬尋懸車之懼

非淺
梁劉孝儀安成王讓江州表曰臣聞失晨之雞雖不忘於改旦敗駕之馬終取忸於銜鑣臣昔牧淮岱皇風咫尺一變至道易以爲政而亂政莫理美錦徒傷豈可復宣六條闡化千里又曰臣聞六轡沃若不策𤣥黄之馬九成輪奐無求擁腫之材何則跳踴之路已窮梁棟之用斯闕
南平王讓徐州表曰竊以淮岱務殷事乖坐嘯枌榆望

重非可臥治臣緜頓枕席動移旬晦恒恐尺波易流寸陰難保寧可復冒此寵膺玆恩榮

臨川王鮮揚州表曰臣自馳傳斗牛作牧淮海政刑兩空璿璣六運既昧弛張之要尤慚大小之獄故以結泳濡翼取愧能官每一進思無忘退食誠復恩私可憑而彝倫難紊敢恃慈弘冒披心款乞鮮州任少弭素飡又

為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曰臣大邦維屏既慚宗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開元伯錫壤參墟

漢啓三陲分珪舊楚身私家慶摠集徽躬擁部襟帶跨
制數州西距嶢關南踰鄧塞雖復呼韓來朝稾街納質
二鹵尋戈四郊無警猶如王戎雅識羊祜尚義臣求諸
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歸乎私謁
李揚州舅讓表曰人心彼此盡爲敵國金柝夜警和門
晝閉加以淮水淼漫危同三坂懷山之勢已成爲魚之
期可見若使身死可以益國城没足用報恩雖葬魚鼈
其甘如薺政以朽耄無庸心負恩寄恥辱之甚非止老

臣

啓梁陸倕勑使行江州事啓曰封畛遐曠壓井奥實陸海神皐偏屬兹境兼以茂親明德維翰作鎮宣述條教匡贊盛猷自非問望兼弘寧可擢膺嘉舉

教齊謝朓為録公拜揚州恩教曰昔名南分陜流甘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屬負荷任摠侯伯受餞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雜會四方是則而向隅之矜斯積納隍之歎猶繁興念下車無忘待旦有齊禮導

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寛申在宥之澤
梁簡文帝罷雍州恩教曰折以片言事闕往聖寄之勿
據傳彼昔賢故刻木不對畫獄無入吾自之雍矜懐圄
犴幸得天無虐旱地歇怪蟲今軸車行塗舟艎且戒植
柳官渡尚或依然寄飯曹僖猶思恩宥况義化君民節
離寒暑憫兹岐路宜留恵澤
臨雍州原減民間貲教曰誠欲投軀決堤曝身求雨九
伐方弘三驅未息徭釁之憂兵家斯急師興之費日用

彌廣今春流既長艫舳爭前轉漕相追饋糧不闕義存
矜急無俟多費
臨雍州華貪惰教曰壯夫疲於擐甲匹婦勞於轉輸藜
藿難充轉死溝壑春蠶不暖寒肌冬收不周夏飽胡寧
斯忍復加裒削傷盜抵罪遂為十一之資金作贖刑翻
成潤屋之産

尹

應劭漢官儀曰河南尹所理周地也秦兼天下置三川守

洛陽尹也漢更名河南孝武皇帝增云太守世祖中興
徙都雒陽改號為尹尹正也
王隱晉書曰樂廣為河南尹郡中多怪無敢數在廳事
者唯廣處之
晉中興書曰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内史為丹陽尹又曰
劉隗為長兼侍中出補丹陽尹隗雖在外而萬機秘密
皆豫聞之
語林曰許玄度出都詣劉真長先不識至便造之一面

留連摽劉貴略無造詣遂九十日一詣許語曰卿為不去家將成輕薄京尹

詩梁元帝去丹陽尹荆州詩曰驂駕乘駟馬謁帝朝承明分符蒞閩越終然慚勵精又曰副君垂獎眄仁慈穆且敦終朝陪北閤清夜侍西園降責深知己寧思食椹恩未嘗辭畫室誰忍去轘轅

梁蕭琛和元帝詩曰妙善有兼姿羣材成大廈奕奕工辭賦翩翩富文雅麗藻若龍雕洪才類河瀉案牘時多

暇優游閱典墳儒墨自玄鮮文史更區分平臺禮申穆
兎苑接卿雲軒蓋蔭馳道珠履忽成羣德音髙下被英
聲遠近聞
梁徐勉和元帝詩曰敬愛良是賢謙恭實所務尊賢遺
道德重學嚴師傅六藝誠為敏三雍稱有裕覆被唯仁
義吐納必珪璋壯思如泉湧逸藻似雲翔夙有匡時調
早懷經世方留心在庶績厲精思治綱
表梁劉孝儀晉安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盈尺徑寸易

取琢磨南箕北斗難爲簸挹何則良工質美在器成珍假名責實涉求必殆

梁邵陵王讓丹陽尹初表曰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崇號已忝彝典況京兆五守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審已循涯自知莫可街談巷議尤見不勝

梁庾肩吾爲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劔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簾圖五嶽寧識崇朝之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雷方今振鷺盈

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國幸聞其讓石門之水獲免於貪

序梁元帝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為城皐南以長淮為伊洛北以鍾山為華阜西以大江為黃河既變淮海為神州亦即丹陽為京尹

雖得人之盛頗愧前賢而所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扆寶歷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叙德以位成每念忝莅京河兹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真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瘼餘晨頗多暇景今綴采英賢為丹陽尹傳

太守

漢書曰郡守秦官掌理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元二年更

名太守又曰季布為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至留邸一月罷布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欺陛下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毁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以窺陛下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爾又曰文翁廬江人少好學景帝末為蜀郡守修起學館於成都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童子得教令吏民見而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京師者比齊魯焉又曰黄霸字次公為潁川太守

户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是時鳳皇神雀數集郡國頴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賜爵關内侯黄金百觔又曰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授蕭育為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加賜黄金二十觔育至南郡盜賊斷跡

韓子曰李悝為魏文侯上地守而欲民之善射乃下令云民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狗中之者勝不中者負民皆習射日夜不休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

東觀漢記曰馮勤曾祖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號為馮萬石又云趙熹字伯陽為平原太守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輙死歳屢有年百姓歌之又曰朱暉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吏民畏愛為之歌曰强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又曰張堪字君淑試守蜀郡太守遷漁陽太守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田百姓以殷富童謡歌云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又曰廉范

字叔度為蜀郡太守成都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范乃毁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為便乃歌之云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又曰王阜為益州太守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烏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

三輔決録曰馬援誡兄子書龍伯高敦篤周慎口無擇言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世祖見援書即擢為零陵太

守在郡四年甚有治化

張璠漢書曰宋登守叔陽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路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沈約宋書曰羊玄保為黄門郎善弈棊棊品第三太祖亦好弈數蒙引見與太祖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詩宋謝靈運去永嘉郡詩曰野曠沙岸静天髙秋日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

梁簡文帝罷丹陽郡往與吏民别詩曰久歸從事麥非

留故吏錢柳栽今尚在棠陰君詎憐

梁沈約去東陽與吏民别詩曰微薄叨今幸忝荷非昔期唐風豈異世欽明重在兹飾驂去關輔分竹入河淇下車如昨日曳組忽彌朞霜載凋秋草風三動春旗無以掐臥轍寧望後相思

碑晉孫楚鴈門太守牽府君碑曰君體德允直才量高潔明鑒達於世變弘毅足以致遠聿振鴻翼於衮塵之表卓爾先覺於擬議之前遷鴈門太守教民耕戰聽斷

以情信賞必罰下服其命是以夷狄窘迫罔知所安譬

秋枯之隕晨風激雹之不及掩耳目也伐叛柔服威震

沙漠遺種遠迹萬里無煙烈烈君侯文武允崇少兼七

德翰飛撫戎名揚河朔威震漢中臨危運奇在難匪從

廻旌東麾撫司徐青截彼降賊海岱以平剖符千里為

國干城

晉孫綽潁州府君碑曰君天縱傑邁奇逸卓犖茂才亮

拔雅度恢廓通理遠鑒之識禮樂飾身之具固以足之

於天仞冠之於搢紳出匡南位功深於爵金龜三曜沖
懷再發道光古賢風攺彫僞允可謂明德宏猷贊世之
偉器者矣矯矯秀姿卓卓英韻他人之高及肩而已邀
命有數託生皇代所忝之至人知其幸況在懷情而無
自識但親勤末效遼離已及低徊房禁攀戀罔遺
表梁范雲除始興郡表曰臣被沐恩靈棲息榮幸貽貌
兢視挺襟軫慮徒誓蠡管之誠終沈螢爝之用不悟懸
景麗天通涇潤下月緒未交鎔光再鑠修鞠慙疑驪不

及抃且地鄰舊越甸分故楚厥壤惟腴實邦斯大將何以再宣王猷陶奉惠渥

梁蕭子範為蔡令樽讓吳郡表曰全吳奧區地迫都輦譬彼西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則潁川河內自非時雨之政解繩之才寧可奉共理之言承河潤之旨鄧攸廉白迺著不留之歌賀劭沈靜猶致題門之責

陳徐陵為始興王讓琅琊二郡太守表曰甫離懷袖裁脫綺紈適荷隆私使膺珪組執玉不起樞衣未勝自甘

泉通火細柳屯兵旁帶戎臣頗同疆埸言瞻漢草廼曰中州遥望胡桑已成邉郡誠復居藩體國應思馬駿之功論地惟親宜慕蕭彰之勇

陳江揔為衡陽王讓吳郡表曰芝泥馳印發命開顔　闕頳之誠夏霜易霣兢惶之至春氷可涉臨淄回軾即事何取廣川無聲頗知自匹

教梁簡文帝復臨丹陽教曰昔越張脩猛用弘美績邉延善政實著民謡吾冲弱寡能未明理道猥以庸薄作

守京河將恐五袴無謡兩岐難頌思立恩惠微宣風範

梁邵陵王求嘉郡教曰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畎畝績麻治絲無聞於窐巷其有耕灌不脩桑榆靡樹遨遊鄽里酣酺卒歲越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慚仲蔚而三徑没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移風

梁任昉為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教曰富室兼幷前

史共蠹大姓侵威往哲攸嫉而權豪之族擅割林池勢富之家專利山海至乃水稱峻嚴嚴我君后崇墉增仞內通神明出符大順火炎崑岡神嶽崩潰蘭艾同燼玉石俱碎哲人遭命哀有餘慨

碑桓宣城碑曰君器量高濬神明披朗商略雅俗隱括真偽擢奇取異不軌常流固以準的當時擬議郭許矣處身立朝不峻功名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迹卑而道不污身屈而志不屑矣銘曰於穆我后稟茲純

爽虛豁高暢蕭條邁上風任外舒卓鑒內朗神栖冲慎

形同俯仰將登槐棘宏振綱網令儀早徂德音永響

銘晉傅玄江夏任君銘曰君偉倐承洪苗之高胄禀岐

嶷之上姿質美珪璋志邈雲霄景行足以作儀範柱石

足以慮安危弱冠而英名播乎遐邇拜江夏太守內平

五教外運六奇邦國乂安飄塵不作銘曰巍巍任君應

和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渟才行闡茂文武是經羣后

利德泊然弗營宜享景福光輔上京如何夙逝不延百

齡

宋傅亮故安城太守傅府君銘曰爰自漢季以及晉朝高明遠德係軌于時貞風亮節流聲累葉君承世德之芳流蕩二象之淑靈含章緼粹佩蘭藉蕙韋帶飯蔬朝不及夕不以棲遲改其間不以隱約回其操楊生所謂久幽而不改隨和之德者其斯之謂歟棲心古烈擬蹤前脩淹留孔老宛然内求于言中倫庸行歸周神之聽之匪明匪幽

章梁簡文帝為王規拜吳郡太守章曰臣今顧欽祗後思循牆所忝示山河而形勝顧浮橋而不見蒼鷹一遊望仙掌而逮然方當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緹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階棼絲方始

梁陸倕授潯陽太守章曰鏤氷雕脂不見大龍之象課虛叩寂寧聞駕辯之音徒荷容蓋空班推擇不能使府庭生梓横閤誦經俯睨朱輜仰瞻緡蓋漏上嚴辦伏軾多慚

表宋顏延之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曰抗志絕操芼陸謝朔代食賓士何獨匪民又為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表曰此郡歌風蹈雅既髣髴於淹中春誦夏絃實依稀於河上頃者以來稍有訛替可推擇明經式寄儒職使琢玉成器無爽昔談鑄金待價有符舊說

教梁陸倕末至潯陽郡教曰第五倫之臨會稽躬斬馬草鄧伯道之莅吳郡自運家糧故能使吏作頌歌民胥興詠太守薄德謬叨龜組竊願巴祇闇坐接容思匹吳

隱被絜對賓常樂自隨式贍無遠單車入境竊所庶幾舊須發民治道及戍邏榆樵採諸如此類一皆省息又云太守家本諸生伏膺典紀光武靈臺之籍較涉根基張華聚土之書略見庭戶貴郡圖載具存方策校以山經參諸括象原野城寺宛在心目龍泉鶴嶺不易窮登所撰郡圖可勿親用公孫陛戟既似井蛙延壽執戈實同兒戲

令長

左傳曰子皮使尹何為邑子産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産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晏子春秋曰景公使晏子為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過矣請復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所以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又曰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子可公曰邢子非子之讎邪對曰私讎不入公門又問曰中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史記曰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所疾苦禁巫祝為河伯取民之女為婦鑿渠十二灌溉民田到今皆得水利

漢書曰焦延壽字贛為小黄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賊

不得發愛養利民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之又曰蕭育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為之左右及罷傳名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能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名入拜為司隷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又曰名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令舉髙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

赤子所居見稱述

司馬彪續漢書曰牟融舉茂才為豐令視事三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畏而愛之治有異績為州郡最又曰卓茂遷密令其治民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口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知其有緩急以恩信待吏吏畏而愛之不忍欺也元始中天下蝗河南二十縣蝗獨不入密界督郵書言太守太守大怒自出案行密界中實然乃驚

又曰魯恭為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中初郡國

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驗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止其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爾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畱徒擾賢者可還府以狀白安美其治以勵屬縣又曰孔奮守姑臧長治有異道時天下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市日四合為河西富縣每前長居官數月輒致貲

產舊在姑臧積四歲財産不增舊素孝自來為長時供
養至謹在姑臧唯母極膳妻子飲食但葱韭又曰祭彤
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賁令時
盜賊抄剠彤到官誅姦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
縑百匹册書勉勵又曰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
泰寵到官躬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事數
年以母病棄官歸百姓士女攀車距輪充塞道路車不
得前乃輕服潛遁又曰劉陶為順陽長政化大行道不

拾遺以病去官童謡歌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
來安此下民又曰虞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難者
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别其利器乎又曰
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修理
姦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又曰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
時伏臘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感其恩應期歸有一囚
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城門而死又曰董宣為洛陽
令寧平公主乳母奴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

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大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失者三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上大怒召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撑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頓癡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上敕强項令出詣

太官賜食又曰鄭弘爲縣令政化大行民王逢得路遺寳物懸於衢道求主還之又曰胡紹爲河内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倉俸米於閤外炊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彊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爲三河表又曰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火災昆輙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

益部耆舊傳曰閻憲爲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行於路得遺裝開視有錦二十疋明早送詣吏曰縣有明府君

犯此則慚

風俗通曰俗説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鄴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嘗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子史候望言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鳧舉羅得一隻舄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郎屬履也

魯國先賢傳曰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托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詩晉潘岳懷縣詩曰小國寡人民終日寂無事白水過
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秪攪懷歸志眷然顧鞏
洛山川邈離異願言還舊鄉畏此簡書忌
晉河陽令潘安仁詩曰窈生化單父子奇蒞東阿桐鄉
建奇勳武城播弦歌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海波弱冠步
鼎銘既立宰三河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陳陰鏗罷故章縣詩曰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
遵歸道悽悽對別津晨風下散葉岐路起飛塵長岑舊

知遠萊蕪本自貧被裹恒容吏正朝不繫民唯當有一

鹿留持贈後人

頌後漢蔡邕陳留太守行小黄縣頌曰太皡為政建時

春陽我君勸止戾兹小黄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乃

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于刑濫惟務求輕

有辜小罪放死從生元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式

昭德聲又考城縣頌曰曖曖玄路北至考城勸兹穡民

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為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成率

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簏男執其耕申戒羣僚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晉江偉襄邑令傅渾頌曰君禀二儀之醇粹履元亨之貞和比德金玉而堅白不磨自處户庭而名稱家邦不出門庭而聲播諸華矣弱冠而應式叙起家而君斯民其為政也同勵秋霜等惠春仁刑不濫踈賞不僭親儀天地之簡易則大道之清純是以其道易行其教易遵也凡我士民襁老攜幼惴惴而懷君之恩顒顒而戀君

之德相與援衡軒而雨涕若赤子於父母也明明君侯
臨下有赫克隆有光惠我咫尺于以具瞻有覯其宅乃
氷其清乃玉其白風抗其髙雲垂其澤宛荆未清淮夷
孔熾春日萋萋我車既備光光我君爰登其司微微襄
魯有垌斯記君有遺愛民有餘思敢揚斯頌垂之來志
賛晉孫綽孔松楊象賛曰君德器純固基宇髙邃荆玉
不及踰其温南金未能方其厲夫其温恭篤誠善誘勤
勸外身崇物菲躬厚人指撝必謙動静克讓允有古賢

之流風乃祖之遺令矣肇階方尺臨政弊邑潔齊冬氷澤侔春露於穆我后含和體純行範乃祖德冠搢紳降迹垂化澤侔三春超然遐舉遺愛在民

頌孫楚梁令孫侯頌曰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鑒將來思通既往受佐陝西臨我邦壤聲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决疑易於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慎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啓梁任孝恭辭縣啓曰但以執笏丹墀累飛庭葉垂纓

禁裏屢改欄花顧慕階墀不願違奉下使戀主之心施於犬馬傾日之志偏在葵藿

梁劉孝儀除建康令謝啓曰所恐長安少年易爲採彈渭城游僥矜其獨勇清路道奴固知難摺輕綏飛駕且見爲榮

藝文類聚卷五十